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酒客樓名今文鈔

古蹟
新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六十八目錄

碑誌類

神道碑二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王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軾

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劉公神道

碑銘 朱熹

楊忠襄公墓道碑 游九言

張左丞神道碑銘 趙秉文

廣平郡王完顏公神道碑銘 趙秉文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元好問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金故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六十八

侯官吳曾祺纂錄

碑誌類

神道碑二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郡。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

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

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壘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

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何如。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

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厯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顧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

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爲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

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

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愼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

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

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甯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

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